

《Umano Disumano》第二卷 — 乔·蒙特兹的序

《Umano Disumano》第一卷之后，我确信必须有这样一篇序，用第一人称单数、全知、普世的口吻来写。是的，这很紧急！我已说服了自己。我用左手写，因为右手还疼。它挨了重重一下。那创伤发生在那边山羊气的葡萄园里：庆祝之际，我滑进了一道隐蔽的沟壑。在这座不祥的地狱里我所抵达的全球暖化之中，在被折磨的、燃烧的嘴唇与发情的无性舞者之间，我绝对必须动身，去抵达那些如今已解冻、几乎不复存在的冰川的未勘之巅；把靴子踩进泥泞的地面，踩进数百万年的数百万块化石与终于重新以下降之势流动的沸水之间——它们赐予深渊新的深度。我用左手写，因为右手正忙着在僧侣们蜿蜒的路径上加速：那些僧侣浮现出来，就这样在裸山四周浮上表面。而在一座峰与另一座峰之间，高处绷着走索者的绳，悬在那里，好让必要时我们能在山上重逢，庆祝存在——把我们连在一起的，只有独自一人的孤独。有德的我，用左手写字，好改变自己的笔迹、搅乱意识之流，如此重读时便觉得一切都是别人写的——尽管到最后一切都将排版，再没有什么可读的了。我也把那份罪恶感向左引去：它不让我嘲笑自己，不让我取笑我这个迟钝之人——我一向如此。事实上我直到现在才明白，日本人没有幽默感，而要玩耍至少得有两个人。从拓扑上讲必须这样想：一座有峰的山也必有谷；或者至少还有另一个，一个女人；而女人除了谷之外至少有两座峰！诸如此类……要跨过这场跌进化石与烂泥沼泽的悲剧，就得学会一笑置之——*riderci*。我本想写 *riderci*，但 *ruderci*（把它变成废墟）大概也一样合适。得把自己造出来——不，得造孩子，让他们一起玩，让他们住进那些解冻的山巅，让他们朝那些备受赞誉的迟钝者头上撒尿。带着幻灭与轻盈，孩子们将住在那些一切皆神圣的地方；在那里，保存下来的最神圣的文本是一本实用手册，题为《如何放屁而不拉在裤子里》。那么我们就在孩子山的山顶见，好高雅地取笑那些迟钝者：他们把摩托车沿着水平直线推着走，却让轮子朝反方向转。落在后面的那些人是被惯性击败的狂热进步派，他们像火箭导弹一样沿直线以光子的速度奔跑，从不改变轨迹——除非被大气的重量压弯；他们每秒绕地球七圈半，只为永远、永远回到他们当初为了离开原地而加速的那一瞬。而后我确信，迟钝者迟早会问自己：究竟是推摩托车导致了迟钝，还是因为迟钝才推摩托车。谁知道呢。所幸总有东西可学、可效法。比如莫托雷塞那辆传奇的摩托车，仔细看就与众不同。极度进化的未来主义生物机械技术，禁止六岁以上者使用，配一个小人国尺寸的微型整流罩，还有像 StarTAC 那样的原子小按钮——那款手机，你根本无法决定要拨哪个号码。我极其确信这是产自某些人称作「日本」的那个地方的技术；命运的讽刺在于，他们用它来学习打恶作剧电话。我同样确信它可上溯至后帝国主义时代，至少在乃木将军著名的切腹之后三十年，在凤凰城毁灭所催生的经济繁荣之时。总之，这项技术悖谬地只需按一个键就能发动。按。Zak Zak Tumb Tumb。走起。一发即中，它化作一枚火箭导弹，在群峰之间向上疾驰，然后略略下降，直到击中蒙特奇托里奥宫。据说较矮的山峰会被发了疯的技术那野蛮的凶残所献祭，而人类的智慧则懂得躲到更高的山巅上去。何况这辆摩托车是个缺乏主动精神的存在，一件与别的无异的工具，它的属性取决于人们如何使用它。无论如何，我且先探身看看火箭导弹是否奏效。奏效了。蒙特奇托里奥宫如今更像一座万神殿了。衰退在伸出的手臂、管子、拉杆、刹车与离合器的丛林中推

进；不过也多亏了香蕉，和落在宫殿与教堂上的火箭导弹。世界终于重新向女性主义的视野敞开，因此我想我是在代表所有人发言：我也有那么一点点是乔尔吉娅。是的，就是这样！可是多美的城堡啊，Marcon Diron Dirondello！所以我才绞尽脑汁，那位缀着金箔的贵妇如是说。但原则永远是同一条：如果你知道有件事你做不到，那就去做，别开口说。于是我说服了自己：我确信我想创立一个女性主义的、革命性的行动党，我们要齐声称它为「fallo」——去做吧 / 阳具。我必须永远记得随身带一根香蕉；不，不是带在身后，也许放进手里更方便也更雅致，因为谁也说不准：万一有人把我错认成日本的马路海盗，我总能给他们看看这样或那样的进化，那样他们准能认出我来。一说到进化和长颈鹿，我的神经就浮到皮肤上来。我立刻变成达尔文主义者；不，是达尔文派，因为我更愿意用屁股来推理。一想到长颈鹿是随时间进化而来的，我就火冒三丈。据说它们最初是驴骡与陆龟之间一种偶然的杂交私生子；细节就不多说了，它们交配，产生了一种罕见的——因为几乎总是不育的——短颈索马里长颈鹿。近乎神话的生物，迟缓，几乎百无一用，连熬汤都不成。它们被殖民者残忍地虐待——那些人在向左横渡大西洋之后，迎面遇见了它们。这类动物只堪负重，于是殖民者扯着它们的脖子，让它们拖着大批黄金、钻石、乳香、没药、玉米棒和甘蔗，一路拖到停泊的大船前，然后把精疲力竭的它们丢在岸上：因为脖子被劳役拉长了，它们装不进船舱——而船舱这项技术，肯定是东方构想出来的。就这样，在这座山的顶上，我一边撒尿，一边出神地凝望黄昏时分的奇迹：万物似乎都忙碌起来，空气中有一阵大动静，蚊子在最后几道阳光间飞舞——那阳光正在退去，加深了半明半暗；蝙蝠在低空以圆周运动画着圈，啄木鸟赶着敲下最后几槌，鼓点越发急促，还有绿鹦鹉的战斗呼号，它们在火箭导弹之间躁动——而此时已经又到了向新的地平线迁徙的时候。那么，如果你还在微笑而不知为何，这正是接近这本奇妙读物应有的心情。你可以翻页了。

乔·蒙特兹

（跨学科艺术家，Atelier Montez 艺术总监，ARTup srl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Luca Motolese

motolese.com — 原文为意大利文